

## 如何書寫一座城市的身世？

日期：2014 年 12 月 19 日

地點：台北當代藝術館

主持人：王柏偉／策展人、藝評人

與談人：涂維政／藝術家、吳尚霖／藝術家、吳燦政／藝術家

整理者：侯韶宜

●王柏偉（以下簡稱「王」）：大家好，今天很高興今天能來參與這場座談，每回當主持人都會覺得自己是代替大家的角色，是坐在台上的發問者。今天由我開場先為大家介紹今天的主題與討論的軸線，而後再請維政、尚霖跟燦政輪流說明各自的作品，特別是跟都市以及身體相關的議題，最後會把時間留給大家進行 QA。

我剛從北藝趕來，一路上都塞車讓我很緊張，幾乎每 30 秒就看一次手錶，覺得**為什麼時間過得這麼快，我的身體卻移動得這麼慢？**距離開場前十分鐘，我的位置距離當代館還有約一公里的路程，我非常擔心這一公里會不會花上我半小時！我似乎比大家提早進入今天三位藝術家想要跟大家討論的情境之中。剛剛也在找廁所的過程中發現當代館的路線變的陌生，因為展覽設計的關係把很多空間間隔起來，我的身體在一個我以為我很熟悉的地方，最後是它告訴我進入了一座迷宮中。待會的座談可能也會讓大家感受到這種情境，**本來習以為常的城市，似乎並非是大家所熟知的樣貌**，特別是藝術家透過身體或聽覺呈現的不同作品型態，展現出來的城市遠非我們所認識的城市。我把接下來的時間留給藝術家、留給美好的作品，我們先請維政當我們的導遊！之後再請尚霖和燦政與我們分享他們透過創作所體會的城市。

●涂維政（以下簡稱「涂」）：柏偉、兩位藝術家、現場的大家好，有幸與大家在當代館一起度過今晚。柏偉的開場令我深有同感！今天要出門時發現我的貨車破胎了，我老婆緊急載我到公車站牌，從我住的龜山一路坐公車過來，傍晚的時段路又特別塞，身旁的手機卻一直提醒著我時間未曾中斷。城市總是讓我們覺得節奏非常匆忙。

我的創作本來較偏雕塑、觀念裝置，跟「城市」主題沒有任何關係，直到 2010 年時突然想自廢武功，思考著如果我不做雕塑那還可以做什麼，剛好當時策展人侯瀚如邀約我參加上海外灘美術館的《日以繼夜—或美術館可為之若干事》展覽，他在開展前一年多就先通知了我，因此有很長的時間能做準備。我先後去過上海很多次，加上老照片、電影、上海灘等影像太多了，**雖沒有實際待過、住過，但我們好像都很熟悉**，可是當我能為這個城市做一件新作品時，我才發現我好像不太認識它，也跟我所認識的有一段差距。因為外灘的歷史背景，我稍微閱讀了這

個城市的歷史與特質，才發展出《城市影像多寶閣》系列作品，一直到 2012 年在耿畫廊舉辦個展時這系列才越來越完整。其實多寶閣的作品內容有點複雜，到現在仍有許多人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創作會有這樣的脈絡，可以透過今天的機會來談談這次在外灘美術館的計畫。

外灘美術館在租借時期是由英國人帶進來的自然科學博物館，後來才透過修建恢復租借時期的外觀改建成美術館，因此內部空間也所轉變。這個展覽當時給我的空間很碎，我被安排在二樓主展場外，展出的作品大致可分成四個脈絡系統，但彼此皆相互圍繞著「城市」的觀點，除了呼應了上海這座城市的熱鬧氛圍，也呼應了「日以繼夜」的展覽主題。我的展覽空間乍看很大，實際上大概只有 12 坪左右，沒有辦法做很大的作品，但高度約莫有六米，因此我用玻璃櫃的方式去挑高處理，在櫃子裡放上很多**影像史的文物**，相機、佐格拉鏡、木製投影機、早期的投影片、盧米埃的電影播放器等等，但事實上**這些文物是假的，全部都是我手工做成的**，有點延續我《卜滿文明遺跡》的系列作品。

作品呈現的效果看起來像個真實的**電影史的博物館**，但實際上的結構是亂掰的，東西就像標本並不能使用，但銀版照片都是真的古董，是我在拍賣網站 ebay 上買來的，只是我把裡面的照片抽換掉，用一個特殊的方法讓它看起來像真的銀版照片。但重點在於影像內容，**出現在照片裡的人都與我要談的這個城市有關**，比方說卓別林和梅蘭芳在租借時期的上海有過一段邂逅，卓別林來上海宣傳他的電影《摩登時代》時跟梅蘭芳有些接觸，我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談這個城市的歷史。

我那時剛好遇到 2010 年的上海世博，有個人說是為了慶祝世博每天跑八至十小時，跑了兩個月從溫州跑到上海，他們就有很多這種奇人！另外有個人從武漢逆江而游長江到上海，目的一樣在於宣揚世博，我知道後就請美術館幫我聯絡這兩個人，詢問他們願不願意參與我的作品，沒想到他們都一口答應，所以我算好時間，在他們跑到或游到上海時特地去拍他們，把他們放在作品裡，**影像的呈現方式都故意做的像早期影格動畫的效果**，我拍的時候真的覺得他們很可愛，因為跑得滿頭大汗很認真，至於游泳的部分我總不能到水裡拍，所以拍他完成任務之後的樣子，有點像雕像的感覺。

《城市影像多寶閣》後來也在 VT Artsalon（非常廟）展出，我把當代的内容放到**像古董的櫃子裡**，裡面有很多機關非常複雜，光是電源線就有 13 個，裡面的東西都會動，是一些在電影還沒有發生前的早期視覺玩具，人們會好奇這是哪裡收來的古董覺得很漂亮，但其實這些完全是手工做出來的。**展出的狀況有點像個老博物館，全部都是電影史上會見到的文物照片，實際上我一個真品都沒看過，只是看過照片後進行複製**，所以在這個創作的**第一階段比較像在做功課**，最後的成品其實是我想像出來的，事實上歷史並沒有這樣的東西。

我想像的是，如果電影、數位並沒有這麼快的出現，假設我們都還處於蒸氣時代，那會是怎樣的景觀？後來 2012 年在耿畫廊的個展這系列才更完整，透過一件大型的作品，開始透過物理原理讓視覺有所變化，比如說把西洋鏡放大、讓影像變得會動等等，所以會在觀看我的作品時會有進到博物館的感覺，仔細看當然會發現當代的元素在其中。上頭的皮影是我記錄一個藝術家團體「悍圖社」的作品叫《驚奇 15 超人》，我把藝術家比喻成超人，因為總以為自己可以拯救世界，但其實是很幼稚的。《城市影像多寶閣》就像一個可以操作的大型玩具，上頭的西洋鏡表現了最早的 3D 技術，是用紙片和賽璐璐片製造出的透光性，另外在關於城市人物的影像上，我照像後再把照片一張張接起來，就會呈現出早期的影格動畫效果。

其中發出的音樂來自音樂盒，我把有關城市的內容的文字轉換成盲文，盲字所呈現的凸點和手搖音樂盒的形式相似，於是我把盲文輸入音樂盒中，透過音樂的形式把聲音讀出來，發現可以呈現很漂亮的聲音，使它成為一個把聲音變成圖像，再把圖像變為聲音的一種裝置，是另外一種述說城市故事的方式。

接下來的階段作品的造型開始隨著我的想像力有所改變，內容的部分則會注重兩個關鍵，一個是我認為具有這個城市代表性的人，像藝術家、表演者、義工或社服人員，可能有著某個特定身分，讓我覺得他具備著這個城市的美好精神或人文精神；另外一部分則要跟我自身產生關係，可能是我到這個城市後因緣際會所遇到的事物，我會把這兩部分視為關鍵組織起來。

2012 年參與光州雙年展時，我也稍微考究了光州這個城市，發現它的歷史跟光州事件有很大的關係，有點類似臺灣的二二八事件，政府武力鎮壓開槍掃射死了兩百多個學生，引起韓國人民的眾怒，總統後來也入獄了，光州雙年展為了補償這個事件而舉辦，也被譽為是現在亞洲最大的雙年展。為此我找了跟光州事件有關的人，將短暫訪談後的影像紀錄放到多寶閣的裝置裡。

作品影像中我記錄了一位號稱光州媽媽的女性，她年輕時是位護士，當時目睹光州事件後相當憤慨，因而組織一個團體幫助受難者家屬打官司爭取權益，後來她也成為議員，我去訪談時她穿了正式的韓服，態度相當莊重且重視這次的訪談，讓我覺得她很適合當光州城市的代表。另外也放上了一位持續在編製與光州事件相關的舞台劇劇作家，我採用皮影戲的形式來回應，有點像與他致敬的意味。其中一座改造成有點東方式的活動視鏡檯，當中呈現的人物分別是藝術家、一位當地賣二手貨的老闆，以及一位留學生。因為舉辦雙年展的緣故，每兩年一次大約會有一百到兩百個藝術家進駐光州，世界各國在光州留學的學生會被找去做翻譯，因此我覺得這留學生對這個城市是有貢獻的。

《影像銀行尋寶遊戲》則是我想到能與城市間發生一種遊戲關係的方式。我在牆上掛著遊戲規則與照片，並在大櫃子的抽屜中放入一些明信片，這些明信片都是我去到這些城市所拍的，在一個特定範圍內所拍攝的局部照片，觀眾可以拿著它們當藏寶圖去找尋我拍攝的地點，但他們也要到那裡拍照，讓我可以從照片中知道你已成功找到，之後回到美術館證明你是第一個找到的，就可以把我拍的照片拿回去，且會換這第一個拍回來的照片放回櫃子裡，所以這個作品一直在改變。這過程中發生很多趣事，像有的人先拍了但他用走的，可是接在他後面拍完的人是騎腳踏車，但我們會以誰先到美術館為準，所以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到我的明信片。這個作品目前為止只有在韓國那次比較困難，其他六次作品全部被拿光。目前這件作品一直在累積，直到這個作品被收藏這個遊戲才會被終止。

另外關於城市的作品還有 2012 年參加廣州三年展的《生日快樂》，在這之前我沒有去過廣州，通常我會在創作前先去那個城市考察，因為展覽主題是「見所未見」，要談關於「看見」的問題，受邀之後我想了想決定故意不先去廣州。當時我請美術館幫我找盲童學校，請願意配合的老師找四位需要協助的盲童，我寫了一封信請他們告訴我他們的生日願望，或許我能幫助他們實現，後來老師幫我找到這四位盲童後，分別敘述了他們的年齡、長相和性格，我就分別做了四件作品。很幸運的是我當時是先國內展後才去參加三年展，在國內展時就確定找到企業贊助，願意捐贈他們生日願望的所有花費，因此確定可以完成他們的願望。

我在作品的正面將老師對小朋友的描述轉成盲文，背面則是他們的生日願望，有一個小朋友說他想要盲人用的手機，另一個是要讀書機，讓他可以自己去網路下載有聲書，用聽的不需要用摸的，這兩個都算簡單，用買的就有了，但比較困難的是有一個小朋友想要親手做蛋糕，而且還希望未來工作順利，我想我是沒辦法保證他能工作順利（笑）！雖然親手做蛋糕也頗有難度，但我們剛好有找到願意協助完成的蛋糕工作坊。最困難的則是一個小男生他想要去北京旅行，他們從小到大都沒有離開過廣州，甚至沒有離家或學校周邊太遠的地方，首先他一定要有老師陪同不可能一個人去，我跟美術館的策展人也應該都要去，前前後後共需要四個人才能完成這個願望，所以開幕時我還來不及把四個願望都達成。

這件作品的裝置也蠻複雜，在還沒見過這四位小朋友時就需要先開始做，後來在展場他們分別親手去摸盲點的時，他們真的都讀得出來，那一刻我突然有點感動。三年展九月底開幕時我們就辦了一個生日宴會，但當時只完成盲人手機跟讀書機兩位小朋友的願望，我只好 12 月再飛過去幫他們做蛋糕，而且一個小朋友要做其他的小朋友也需要約過來一起做，但 12 月時北京下雪我們也去不了，所以還得隔年再去，於是展覽都展完了我這件作品還沒做完（笑）。最後帶小朋友去到北京時他當然很高興，但因為他看不到所以很容易暈車，去長城途中他吐了十幾

次我們覺得很殘忍，還好爬上長城後他很開心，也帶他逛了胡同、吃烤鴨等等，這件作品才算真的完成。

《身體測量》的系列作品是我介入城市的另一種方法。我覺得無論深或淺，對我而言接觸那個城市的時間都算短，所以不可能做出多深刻的作品，因此我想透過遊戲和身體來喚起這件事情，我們總以為自己認識城市，但實際上跟城市的關係卻很漠然。《身體測量》系列有點像我教學的延伸，我出的作業會請我的學生試著用自己的身體與環境發生關係，只不過對象是在校園裡。到其他城市創作時，我會邀請當地民眾去和這個城市發生遊戲的關係，用身體去測量建築物，但測量並非主要目的也沒有實質意義，而是從中留下許多關於該城市的特殊與景觀，以及當地人的穿著。且測量的方式也不是非常簡單，有些結構需要特定的人才能符合某個空間的長度或寬度，甚至需要有柔軟的肢體動作來配合，非得要需要他來作其他人都不行，對我來說是身體測量的最高標準。

回到自己想拍的台北，反而因為太熟悉不知道怎麼拍，於是我想先從自己開始。我發現到台北的公園到處都有遊樂設施或健身器材，儘管再小都一定有，很有趣也很奇怪，還聽說不只台北而是全台灣的公園都有，我在想這是不是有什麼弊案，為什麼里長一定要蓋這樣的設施，但也不能說不對或不好，因為也真的有很多人會去使用，比如一些媽媽們或菲傭會推著老人去那裡，使用率也算很高，但有些地點明明就不會有人去卻還是硬建遊樂器材，比如說民權大橋下，真的很詭異！為此我選擇用自己的身體去考察台北的公園。

在 2013 年我拍了一個團體的計畫，很幸運三天的活動約有四百個人參與，拍的位置大概就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故事館、兒育中心、圓山遺址、台北設計館等一帶，發現了一些很漂亮但很少人知道的景點，這個過程也讓我發現我真的不認識台北。比如說台北故事館通到兒育中心是台北的第一個地下道；兒育中心的飛躍廣場景觀很漂亮卻沒什麼人知道；因為資助的關係我們得以進入圓山指揮所，裡面很大可以同時住六七百個人在那邊生活等等。有許多神秘的地方很難從一般生活中去發現，而圓山遺址一代算是台北城市的發源地，我把我的創作當成記錄台北歷史的一種方式。

將這幾件作品綜合整理一下，《城市影像多寶閣》系列是透過影像博物館的方式，把我所找來的人變成作品裡的影像，《身體測量》和《影像銀行尋寶遊戲》則像在城市裡玩的遊戲，參與作品的人是透過招募而來，他們起初彼此互不相識，但藉由活動開始活絡起來，這樣在城市裡遊戲的經驗是難得的，算是透過藝術之名行遊戲之實。我一直在作品中思考的是，如何能讓一般人都可以參與，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通通可以來，不會因為你不會倒立就拒絕，而對我而言的重點是如何指揮這些人，促使作品透過人表現出城市雕塑的概念。關於我與城市有關的

作品大概分享到這邊，謝謝大家。

●王：

謝謝維政。這場講座的名字應該定為「台北觀光城市旅遊指南」！我們可以把維政的作品用小圖放在地圖上，讓大家能在城市的導覽手冊上能看見都市景點以及你的作品介紹。我也發現公園裡的健身器材到處都有的怪現象，而且我常常去使用，但可能因為我太矮，用起來常覺得卡卡的，所以我會從公園中感到受歧視，也真的是透過我個人矮小的身軀體會到都市的巨大感。我想接下就請尚霖帶著我們看另外一場城市的身世或旅程吧。

●吳尚霖：

謝謝柏偉和維政。其實關於公園的經驗我也蠻多的！除了常帶我兩歲的女兒去玩，我自己從小也在台北長大，家裡附近都有公園，但不知道是因為里長還是里民的關係形式會一直改變，像以前的溜滑梯是水泥做的，約莫到我國中時就換成鐵鍊綁輪胎那種，到現在已經沒有溜滑梯了，以至於我跟我老婆想帶小朋友去盪鞦韆或溜滑梯得到河濱之類的地方才找的到，除了不方便與不好找外，感覺也不怎麼安全，沒辦法讓小朋友玩得很痛快。

●王：

我問一個有點丟臉的問題，你會跟小朋友一起排隊溜滑梯嗎？因為我會！

●吳尚霖：

我覺得比較丟臉的是因為我們是藝術家，常常被問：你現在這個時間怎麼沒在上班？類似這種情況也會出現在公園，因為體恤老婆做家事已經很辛苦，換我帶小孩去公園玩，但公園裡的幾乎都是一些媽媽或印尼、泰國的朋友們，而且全是女生，她們放小朋友去玩後會聚在一起聊天，就剩我自己一位男性在旁邊盯小孩，有時候還要幫其他小朋友上溜滑梯、阻止他們搶腳踏車之類，蠻尷尬的！所以每個人之於城市的經驗都蠻有趣的。

城市的主題我花了蠻長的時間去關注。最近開車從廣播裡聽到一些讓我不太開心的內容，一些大陸人或移民人會說，台灣的房子很老舊，還有人說原來台北最美的是人，我聽到的當下不知道是該開心還難過，但確實有讓我開始思考，**當我們面對城市時眼光會放什麼東西之上，高樓大廈呢還是人？**當然兩者都是建構城市的要素，但我會覺得「人」才是這個城市的主角和背景，這樣的觀點也開始引導我慢慢去關注城市中「人」的問題。順著這樣的概念，我今天主要會跟大家分享兩個創作計畫，《畢業照計畫》和《家景》。

**《畢業照計畫》**一開始的想法其實很簡單，我當時有機會到日本阿庫斯駐村，當

時藝術村提供給我們的工作室是小學教室，很特別，旁邊還有一所高中，因此當我使用那個工作室時會一直想到「學校」這件事，讓我有個 idea 覺得是不是可以幫隔壁的高中生拍畢業紀念照。我當時剛學會大型相機的操作，就用它拍了六張，拍下的他們都好像閉上眼睛睡覺的模樣。因為這次的攝影，讓我想到是不是能為他們做一本畢業紀念冊，也當作是我的一本攝影集，從校長、學生個人、團體照等我們一般傳統形式我都有拍，我當時跟著工作人員跑到校長室，試著想要說服校長給我機會替同學們拍照，但他們說高中生很忙，上一整天的課後還要晚自習到九點，同學都很晚才回家，所以拒絕了我的請求。也從中發現這樣的教育體制不只在台灣，在我們鄰近的國家其實都有發生。

在三年後我終於逮到機會，有個臺東劇團他們辦了駐村，我當時到了**臺東成功鎮**的**三民國小**，在校史書櫃裡看到一百多年前日據時代的合照，發現當時就會集體排排隊拍照，那個學校百分之八十都是原住民的學生，現今畢業班只有忠、孝兩班，一班才十八、十九人，我後來終於有機會替他們拍攝畢業紀念冊，包括學校裡的老師、護士阿姨甚至替代役都有拍到。我想到的是「學校」的系統和建築或多或少都跟城市規劃有關連，為了便於國家建設，因此在樣貌上會存在一種複製性，你今天走到任何一間學校裡，會很清楚知道正門過去會有一個穿堂，往裡面走會有一個操場，操場會有升旗的地方，旁邊會有體育場等等。

我在他們的畢業紀念冊裡插入了**隱藏版的閉眼照**，連校長也在照片中犧牲了，這就是我的畢業照計畫。雖然跟他們的合作方式有點像 workshop，但當時他們拍照時才 12 歲左右，應該不會特別記得拍畢業照時的感受或特殊之處，直到某天突然想回憶兒時，把畢業紀念冊拿出來翻後，才會發現有人搞鬼被了放閉眼照。

我想大家比較好奇的會是為什麼要拍閉上眼睛的樣子，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當我還是學生時，在拍畢業照的當下還不會感受到自己要畢業了，就是某天被老師通知要拍畢業照了，大家當天也就公式化的排隊照相，見到攝影師、點頭、微笑、喀擦，拍完之後好像就結束了，但以使用攝影工具的角度而言，我會覺得有點可惜，就攝影工作者來說，我認為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如何呈現你與拍攝對象間的關係，雖然只是面對一個人的樣貌，但照片會結合拍攝者對被攝者的觀點，所以非只是單純的個人肖像，這個 idea 讓在我往後在處理影像時給了我多很有趣的想法。

我很欣賞一位德國的攝影家 **Thomas Ruff**，有一系列作品他使用約 8x10 底片的大型相機拍身邊朋友的肖像，效果有點像放很大的身分證照，當時 1960、70 年代對於圖像和影像還存在著一定的辯證，到底是繪畫的眼睛看得比較細，還是攝影看到的世界比較真，當然這問題現在也不需要再過度爭辯，有趣的是走近看 **Thomas Ruff** 的作品，人像的瞳孔裡還能看見折射的相機影像，他創造了一個影

像平面讓你去閱讀這個人的肌膚，包括他的痣，盡可能減低被攝者本身的個性，這樣的特性也引發我後來在拍攝計畫上的興趣。到底一個影像能不能代表一個人的身分？或是一個城市的影像切片能代表什麼、應該代表什麼？

在畢業照計畫之後，我 2012 年在台南的駒空間做了另一個計畫，那空間很好玩，是台南市中心永福路上的一棟建築，台南市建築的立面很有趣，有很多的雕花跟裝飾，我後來發現建築史很少討論這個部分，我覺得台灣的建築方式是很有特色的，包括鐵窗、天花板都有一定的建造模式，雖然不太清楚是怎樣的因緣際會下產生的。我在這裡住了兩、三個月，開始好奇這個家的主人原本的生活，就從他們手上收集到很多老照片，但是主人不太希望他們的樣貌被看到，我後來選擇把相片中的人臉模糊處理，呈現出的效果就像相機不小心晃動到。

這種模糊效果對我來說是有其內容的，觀者在看照片的時候多少都可以從不同世代的差異中，回顧到自己的背景或父母曾經生活的樣貌，像我自己在看我爸媽的照片也有這樣的感受，大家在自己的生活起居空間中拍攝屬於自己的紀念照，但洗出來後時間久了都只放在抽屜裡，不一定會拿出來。像我放了一張我爸媽剛結婚的照片在 facebook 上，我爸說他們以前很窮穿那樣很土要我拿下來，還在下面留言說請我尊重他（笑）。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現象，一幅影像在不同觀者身上會產生不同反應，就創作者而言，我們總是用種樂觀的方式在看，但在 Susan Sontag 的《攝影論》中談到，她覺得攝影是代表死亡的。當我爸爸或奶奶看到以前的影像時，會覺得已經是過去式，且有種提醒他們跟死亡有關的記憶，因此我覺得影像裡都有其潛意識，這部分讓我很感興趣。

我原本是在思考這個城市的外貌，但最後又回到了人跟其生活背景之間的關係，所以在《家景》的系列中我試著用三種方式，直覺的去呈現當時對「家」的感受。那時我的 baby 才出生幾個月，我們就攜家帶眷到台南去，選擇舟車勞頓的方式去台南生活兩、三個月，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一個不被我們定義為家的地方，試著用作品來表達、詮釋「家」的感覺。

《家景》中的影像作品反映的是空間的部分，另外在藍色的平台的部分，我的想法是邀請來台南看展的人或在地民眾來這個空間，我們一起坐在這個場地裡聊聊彼此對家或城市的回憶，所以這個展覽其中一部份是聲音的錄製，平台上的積木則反映了人們對家或城市來自一種可塑性或遊戲性的概念。事實上在城市或家的規劃上往往就是一念之間，一個城市規畫者可以在一念之間讓我們的生活環境有不一樣的變化，例如柯文哲跟他的團隊，但若像我們只是一個個體的話，大家似乎只有承受這個城市的改變，但同時也展現了我們對這個城市或環境的適應力。



《家景》的計劃在今年（2014）也有到韓國昌原辦展，我覺得想積木沒必要一起帶過去，否則運費可能就比郵資還貴了，所以到了當地我才去超市去買韓國的積木。做國際的交流計畫時常會遇到溝通上的問題，有時候會發生許多有趣的事，像這次我有在當地訂做一個台子，但到了之後才發現他們居然買了十二塊紅色跟藍色的瑜珈墊給我，展覽倒數時我很煩惱要怎麼辦，於是到處走走看看、翻箱倒櫃，後來我在倉庫撿到破破的紅色地毯，因為韓國很重視在正式場合的儀式，所以都會準備紅地毯，我利用這塊地毯代替我在齣空間的藍色平台，也把附近的人找過來訪問。

這計畫雖然叫做《家景》，但我心中的這個「家」一直到處旅行。在同年的八月又到了高雄的駁二參加羅禾淋策的展覽《都市馬赫帶》，這次我把檯座做成圓的，把韓國的積木寄回來擺放。我發現駁二看展的人很多，不同一般美術館展覽開幕後空空的，在駁二大家真的都攜家帶眷前來，大家就把我的檯座圍起來在上面玩，剛好成為大家休息的地方。後來又有機會讓《家景》在韓國的潭陽繼續延伸，這個城市很有趣，也是一個鄉下地方，他們的竹子很有名，我一樣去向當地的阿婆收集了很多他們以前的照片。

我發現潭陽這地方有點像觀光區，從中聯想到了另一個 idea，不知道大家都怎麼看待「觀光」這件事？但我覺得「觀光」這個主題對潭陽而言很有趣。據我所知在相機尚未發明以前，甚至還沒有飛機、火車等交通工具，因此在以前的時代是沒有觀光“tourism”這個字存在。後來像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這類的攝影師，他們在巴黎拍到很多日本觀光客也拿著相機到處拍，後來這樣觀光的方式也發生在台灣，台灣人到處去光觀，但觀光對他們來說到底是什麼，這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在早期的航海或殖民時代，像法國所謂的人類學家或歐洲的傳教士等，他們是比較知性或感性於研究旅行的人，且是具有目的性的，相較之下，我們也許可以說現在的觀光是一種膚淺的行為，但人們只是想把原本生活周遭的朋友或自己所熟悉的空間脈絡暫時丟開，前去收集各個城市的重要景點，比如說到東京一定要去看鐵塔。不過我所謂的膚淺並不是批判，而是同樣作為乘載旅行內容的方式，但它是很淺顯的，我只要利用影像與當地建築或地標自拍，好像就能證明我跟這裡發生過關係，我覺得它是很直接的，某種程度上來說也算浪漫的方式，好使自己與異國情調產生關聯。

這樣的概念給了我靈感，我決定在潭陽拍攝所謂的觀光照片，我抱著女兒到菜市場買當地歐巴桑穿的衣服，試著把自己化身成一個帶著小孩的媽媽來到這裡觀光，並在某個阿嬤家的門口、雜貨店等能代表鄉下的地方拍照，延續人跟背景的關係來處理這個計畫。這樣的選擇是因為在潭陽鄉下真的只有阿嬤，她們有的結婚很

久但不想跟老公或家人一起住，在一些韓國人所重視的節日才會回來相聚，所以阿嬤對我來說是映證這個環境的角色，也延續我前面所說：公園總是充斥著女性角色之情況。我自己是蠻 enjoy 在我的創作計畫中，整個過程也讓我覺得算是某種緣分，因為最近的計畫都在鄉下地方執行而非大城市，**從這些人的生活環境或他們的交談中能提供給我們另外一種觀看城市的角度**。我先說到這裡，待會 QA 的時間再和大家聊，謝謝！

●王：

謝謝尚霖。從一開始的閉眼畢業照到家景、再到觀光旅行的照片，讓我產生了奇怪的串聯。我首先想到自己曾經試過的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過，**你在看東西的時候唯一看不到的是什麼？我測試後發現唯一看不到的是自己的眼睛**。突然想到這件事情是因為我在國外唸書的時，我到哪都覺得吃到的食物怪怪的，可能是沒有台灣的味道覺得不太對。另外像我是中部人，上了大學後就離開彰化，無論上了台北或下到台南都覺得東西價格很怪，發現自己**無論在觀光旅行、工作還是讀書，都會帶著我對「家」的記憶生活**，例如我小時候的印象是水煎包五元飯糰十元，所以每次買到超過五元的買水煎包或超過十元的飯糰都覺得太貴，不管到哪裡都無法改變。所以尚霖的作品讓我想到的，**「家」跟「眼睛」對我來說都同樣變成我身體記憶中的一部分**。

「觀光」這件事對我來說更有趣，我每次到不同的景點照完相以後，都會告訴自己以後別再按照旅遊書行動，否則把旅遊書翻過一遍就等於通通玩過了，為什麼還要特地到那裡跟旅遊書拍出一樣的照片，好像還沒出去前我就已經知道我會如何或看到什麼。所以尚霖做的事情剛好跟我完全不同，我會帶著旅遊書、帶著我原來以為應該要有的期待出去，但我回來後所得到的總是跟旅遊書上介紹的程度相當，那其實是不用出去的。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帶著藝術家的作品跟想像前往不同城市！接著我們歡迎燦政，看看他要帶我們看些什麼。

●吳燦政：

向大家大致介紹我這幾年在做的事情，談的部分也會有一些與前面兩位的議題相關，像觀光和公園的主題。《**臺灣環境聲音地圖計畫**》是我近年來的創作重心，主要是對台灣各地的環境進行錄音，並結合 Googlemap 將聲音定位在地圖上，希望能收集成一個聲音資料庫，未來也可能應用於其他的聲音創作。大家有機會可以上我的網站看看，**如果想聽檔案裡的聲音請記得戴耳機，因為我用的不是一般 stayreal，而是可以很準確模擬現場的音場結構狀況的錄音系統**，所以今天現場播出的片段不一定是和戴起耳機，或我實際聽到的聲音相同。

今年在北美館的展覽《未明的雲朵：一城七街》中，我被分到台北市中山區，所以在做《**臺北市中山區聲音地圖**》的過程中，我已經把中山區大大小小的路都走

過一次了，有些地點至少也重複去了三次。聲音地圖計畫的時程是設定在 2011 到 2017 年，但最早的一筆可回溯到 1996 年，那時候在大安森林公園用影像拍到一個地下樂團，後來變很有名的早期明星現場演唱。這個計畫其實不複雜，我只是把用我的耳朵重新去認識我所生活的地方，雖然我也是學視覺的，但就聽覺本身而言，到底能不能觸及人們對一件事情產生不同的看法與角度，這觀點對我來說很重要，甚至可以從聲音中發現這個地方的改變，就像每個人的講話聲音語調都不同，相對的從聲音的談話中，和面對面的溝通必定也會不一樣，所以聲音的力量是不容小覷的。

前幾年曾經有個展覽讓我發現一件很可惜卻又荒謬的事，當時剝皮寮剛整修完要舉辦展覽，他們提供給我過去的田野調查，是一些曾經住在當地的人來講他們的故事，看完整份紙本資料後發現了一件怪事，當時的住戶現在大概都已八、九十歲，談到他們曾身處日治時期、受過日本教育時，轉換至文字的書寫讓我感受不到這人「受過日本文化教育」這件事，甚至說到以前住在那房子的人是從南部北上生活，以及過去的工作經驗等等，但我感受不到他們的情緒與情感，我所看的文字是被潤飾過的，雖然重點是在講事情、闡述某項經驗，但對我來說卻產生了很大的問號。假設要讓下一代的人去認識過往年代的是在怎樣的狀態下生活，他們交談的語法跟溝通的方式、語調、語術等必定與現代有所差別，譬如說電視廣告裡的吳念真講話有一種腔調，聽了會令人感動，或像威士比、保力達由伍佰來傳達，故意找這種特殊的 icon 好使觀眾產生深刻的 image，我想要強調的是關於「訊息」來源的不同，也會使接收的過程導向不同層面的記憶與意義。

向大家分享一些我的錄音作品。反核佔領忠孝西路要被撤場前的狀況我也有去錄，學生看到我以為我是警察，學生會緊盯著我，警察看到我也覺得我是學生團體裡的特殊人物，所以隨時都會派特勤跟著，我覺得很煩我又不是壞人，但我的錄音系統很容易讓產生懷疑，不知道我只是在錄音。不過像這種活動，除非站在那些距離那些發言人三公尺內，否則聽不到的，因為全部都被警察圍起來很混亂，但我的設備有時會讓警察以為我是記者，所以會讓我站在他們後面跟其他記者一樣，雖然有點尷尬，但也因此有捕捉到活動事發時的一些關鍵聲音與對話。

我通常去錄這種社會運動時，都會希望可以錄到有人罵髒話，因為每個世代的人罵髒話的口音都不大一樣，我曾經在萬華錄到一個女生跟廟會的人吵架，她一路一直罵罵罵繞了一圈，我就覺得哇好厲害口音蠻漂亮的，不過她也不知道我在錄音，以為只是站在一旁的路人。廟會也是讓我覺得有趣的場合，台灣的廟也蠻怪的，不知道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幾年越來越多人在修行，有一次我去小琉球，早上七點多到廟宇時就有已經有很多媽媽到了那裡，對於台灣女性的這個狀況我無法理解，而那個年紀的男人這時候他們又在幹嘛？女生到那個年紀會去跳土風舞、去學東西，我覺得這是種屬於女性的神奇力量。五、六十歲以上的人一

票跑去廟裡唸佛經，這麼多人一起唱的力量，我覺得對一個城市來講是件很獨特的事情。

因為基金會跟雲門舞集的經費贊助，讓我今年很幸運地能有機會再跑一次台灣的幾個離島，若把「觀光」這件事帶到各個離島去看就更有趣了。我一到蘭嶼就突然覺得很放鬆，自動就會放慢腳步，自動摩托車會慢慢騎，也準備好隨時停下來錄音，所以這個島上人們的生活到底是怎樣的型態讓我很好奇，蘭嶼也是我目前逛了幾個離島後，唯一會希望他們繼續維持現在的狀態，雖然交通很不方便。

到綠島就很失望了，無疑就是大家的浮潛區域，我去綠島時剛好碰到奇怪的活動，幼稚園很喜歡辦萬聖節或復活節的活動，就算在五六年前還會在自己的學校裡辦，但這幾年變的很喜歡出來遊街，我明明來到一個更小的島，應該更好玩或晚上更安靜，後來發現跟都市沒有太大不同，吵死人了！綠島明明有很多視覺景觀性的東西，但都被大家忽略，只剩浮潛是唯一的意義，我覺得非常可惜。這些想法是我在當地邊聽邊錄時突然意識到的，而不是用看的，假設我是去玩搞不好也是去浮潛，但是從旁看到這麼多人在浮潛，而且不是暑假的觀光季節就這麼多人了，真的會很納悶這個島的存在意義。

小琉球的話那就更慘，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明明都十月底十一月初了，但天氣還是很熱，這就是東部跟西部的不一樣，我上島時剛好非常不巧的遇到禮拜天，明明有很不錯的沿岸景觀、厚石群礁和海浪聲，卻只能錄到摩托車來來往的噪音，已經刻意一大早先出門，但大家也都很早就騎摩托車四處觀光。最氣的是當我覺得真的好漂亮，正想感受海浪的頻率時，後面一台爸爸媽媽載著小孩的摩托車就停在解說牌前，摩托車也不熄火，直到看完告示牌才離開，我當下真的很想罵髒話，想說旅行對我們來講到底是什麼？假設我只是進行視覺上的觀光，我來這些地方拍完漂亮照片，晚上烤個肉，除此之外還剩下什麼？這真的讓我很納悶！

當我到澎湖時，很不幸遇到了大風，摩托車很難騎，但因為離開了小琉球來到這裡還是蠻爽的。下飛機後馬上來到一個海砂很漂亮的沙灘地方，我用四支麥克風架起來的環繞音響錄下當地的海聲，建議大家真的需要回去戴耳機觀看。另外在澎湖還特地去錄了魚市場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魚貨拍賣完開始包裝那段，不斷地撕膠帶跟貼膠帶。對我而言，魚市場之於澎湖的重要性在於，我通常到一地點後會找公園、廟和市場等地點，進了市場可以看到當地市場的販賣型態，還可以發現空間設計如何、建築蓋得好不好、攤販喊的爽不爽等當地特色。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全台灣設計最好的菜市場在高雄，雖然我在台北生活，但我很討厭台北的公有市場，一層一層的設計讓很多人不喜歡逛，排風設計的很不好，感覺上也不熱鬧，台北市的傳統市場則會牽扯到噪音問題，「噪音」在城市中是什麼樣的位置我覺得這很重要，值得大家去思考，但不代表我喜歡不要有聲音，都沒有聲音反

而是另外一件很恐怖的事。

至於金門讓我覺得最爽的是有很多木麻黃，我以發現木麻黃這個樹種在台灣越來越少，它其實是有防風林的作用，所以當風很大的時候，產生的聲音其實會加強聽者對風犀利度感受的經驗。金門最讓我覺得神奇的是鳥類很豐富，所以未來要繼續開發金門的話一定要更注意生態保護。我在錄音的過程中也在想，我們對於城市空間的需求實質上到底有什麼，以及應該如何去妥善規劃，就台北市公園的例子，大家都意識到現在所有公園都長得一模一樣，我覺得一模一樣其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們應該回過來想什麼叫公園，如果按照現在這種修改後的公園模式，我覺得這不叫公園，比較像自己家外面的小庭院，基本上公共性是不存在的，而現在會在那種公園多逗留的大概只有老人和兒童，而沒有長時間停駐的年輕人。當有一個地方設計的好、讓人願意踏進來，不同階級的族群就有機會交流，公園的特質就會變得不一樣，我覺得這個樣的前提很重要，否則就失去公園的公共意義，所以會希望金門要更小心。

只能說馬祖是最悲慘的例子了，我一下飛機就開始錄音，我當時一心沉迷於這裡的海浪聲，覺得實在太不一樣了、太特別了，過於投入的剎那海浪就打上來了，所以只錄了一分鐘就消失了，我完全沒意識到馬祖的海浪頻率是什麼，因為我去年一整年幾乎都在錄台灣東部的海浪跟海岸，我以為我已經抓的準浪濤的速度跟頻率大小，以及麥克風架在哪裡能錄到很棒的聲音，沒想到抵達馬祖的半小時後錄音器就少一台，也因此我對馬祖海浪聲的印象特別深，尤其小金門大概是我所有聽過的海浪聲覺得最沉重的。我是透過聲音來認識一個地方，所以我會用聲音去解釋去想像，為什麼這個地方會這樣、他們的行為模式是什麼、講話語調是什麼等等，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聲音表情有很大的意義。

分享完各個離島的錄音經驗後，我要再回來談談台北市的狀況，假設要介紹給外國人台灣是怎樣的一個地方，百分之九十以上會覺得台北最獨特的聲音是摩托車，但老實講摩托車真的害我們失去了很多聲音。其中我花了很長時間在捷運的錄音，也真心覺得台北捷運的聲音很糟，許多聲音的設計與出現的時間點，都和人的習慣與反應不契合，其實這對接受聲音的搭乘者而言有很大的影響。我覺得捷運的聲音在高雄美麗島站是最漂亮的，可能剛好那一站的音場聽起來特別舒服，關於如何去判斷聲音好不好玩或有不有趣，我會建議可以上一些國外的網站去聽，全世界都可以上傳。

我錄的聲音大約百分之八十都是大家平常聽得到的聲音，沒有刻意去找多微小或聽不到的，因為在大家都聽得到的聲音中才可以更凸顯，當你再次專心細聽時才會發現原來裡面料想不到的變化，對我而言才有意義；另外一種狀況平常大家以為聽到的都一樣，我就在同一個地方錄了好多次，讓人發現原來這地方還有這些

平常想像不到的聲音存在。我的意思是必須先從最日常的狀況底下著手，明明知道這裡就是這麼吵，但我不能忽略其中的吵雜狀況，就是要讓大家明白有多吵，再來一起想辦法解決。面對公園的想法也一樣，不管以後會如何，我就是想讓你**知道現在的公園只有些聲音，而你希望它有什麼？**

就像在金門或澎湖我可能會錄到鳥聲，那我們只是透過聲音強調美景嗎？所謂的美景就是，當你某些植物移走後原本的動物會消失，如此簡單。**至於是不是跟聲音有關都算是噪音，我覺得是錯誤的想法，而是應該從另外的角度去思考，思考如何讓不同的能量進出，台北市也是一樣的例子。**

七、八年前的水晶唱片紀錄了一個專門做喪禮的樂隊，讓我在捷運站看到樹葬廣告讓有了聯想，主打環保的前提下突然我們的身體變成完全不重要，且再過幾年葬禮的方式也還會改變，葬禮的儀式中所唱的歌型態也會變。感覺有點像我錄歌仔戲時發現，會覺得五、六十歲的人唱的語調很順很好聽，但就會覺得三十幾歲的表演者發音不標準，台語講得實在太不溜了，那個鄉土的感覺不對。

●王：

我想請問燦政有錄過孝女白琴的部分嗎？

●吳燦政：

孝女白琴我還沒有錄到，葬禮我目前都只錄出殯的部分。

●王：

孝女白琴在以往的印象中都是由女性來擔任，但我最近發現有由男性去執行的現象，我很好奇，這當然跟傳統的喪禮制度有關，除了不同過去只透過女性來詮釋白琴，我更好奇的是他們的腔調在其他人聽起來覺得如何，因為我們鄉下來的人聽到女生在喪禮上哭覺得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很大聲用喇叭放出來都不意外，但男生的演繹到還真沒見過，而會不會以後女性的聲音在葬禮上的功能也慢慢被取代。

●吳燦政：

以聲音的觀點而言我覺得很正常，對我來講**任何聲音都可能逐漸消失，如果真的覺得某種聲音該被保留，那就請現在就開始行動，而不是等別人來告訴你該怎麼做。**

人們可能會問我，有時你也只是單純站在路口錄摩托車和汽車的聲音，有什麼特別嗎？聲音資料能有什麼用？我當然可以說出很多用途，假設是電影的編制，導演通常注重的是勘景，聲音則最後再說，**但我的錄音系統其實可以提供聽者很大**

的想像，雖然沒親自去過某個地方，但可以透過聲音去想像現場的空氣速度如何、感覺這個地方的氛圍等等，因此擁有各種環境的聲音就變得重要。另一個就是音效庫的概念，台灣有很多聲音的來源其實是買來後進電腦後製，所以大家對「聽聲音」的認知會回歸到耳朵以及未來的記憶如何被刺激，但在出了電影院後你想要得到的又是怎樣的歷史經驗呢？

今年有很多都市規劃的人來找我問意見，問這些地方的聲音應該要如何如何，假設是公園該如何設計等等，我會給他方法讓他去想，因為在講聲音跟設計的關係時總有兩種極端，一種是完全放棄，認為城市就是這麼吵，但如何有制度的去匯流噪音，還有聲音的流量去向設計、消失的狀態等等，才是被需要的。就像建築設計跟規劃的時候在做的植栽設計，高低矮位以及不同植物的比例怎麼分配的道理，其實都是可以改變的，並不代表要完全的阻絕，因為人很特殊，有些聲音我們會自動忽略，比如說在一個場合不小心閃神了，你就會自動跳去搜尋別的聲音、關注別的事情。

其實可以試著訓練自己的耳朵，大部分人都忘了耳朵的功能，大家通常會對盲人聽音有所想像，覺得他們的耳朵多麼敏銳，可以聽到多細微的聲音，以我錄製聲音這麼長的時間，依我的直覺可以告訴大家絕對不是你們所想的那樣，對盲人而言聲音就是一種訊息，如此簡單，只是他因為看不見，所以必須要更去專注的去聽任何聲音來辨別，而不是投入在聽到聲音所產生的感受，同時他們也沒有忘記自己還有觸覺，也無放棄其他感官個功能，只是剛好眼睛看不到而已。我先講到這裡。

●王：

謝謝三位藝術家的分享。由於時間的問題，我們開放兩個問題給現場的朋友來發問，我決定把自己預留的問題讓給大家，所以機會難得！

●提問一：想請藝術家吳尚霖，您對於拍攝閉眼照的想法再更詳細的說明，謝謝。

●吳尚霖：

其實我當初在拍閉眼畢業照時想法很簡單，覺得為什麼拍照一定要睜開眼睛，到底觀者跟照片四目相對時看到的是什麼？但因為他們是學生，所以除了看到他們閉著眼睛外，還可以從制服看到他的年紀，從綠色背景看到千篇一律的畢業照形式等，具備一定的狀態與提醒來表現被攝者的身分。

其實這樣的呈現有很多人給我不同的 feedback，看到閉上眼睛的狀態會有不同想像，比如說在當代館展覽時，石館長覺得小朋友們要畢業了，所以閉上眼睛思考著他的未來，也有另一種解釋是說他們好像被關在泡泡裡面，被這個環境所隔絕，

我自己看到展覽布置後想的則是，大家會不會害怕走到我的展間裡看，因為作品看起來有點像**遺照**，像睡著了或離開了。

但對我自己而言卻是提供了一種方式，比如說在日本拍的第一組照片其實是我的實驗，我刻意把他們帶到有點像川堂的地方在室外拍，而並非一般拍畢業照的室內場所，這六張我從下午兩點拍到六點將近四個小時，仔細看的話可以照片中的光線有所變化，而他們表情也有順序，本來很活潑慢慢越來越冷靜。後來我才意識到其實這個 idea，跟燦政在講聲音有點關係，當你閉上眼睛時你會呈現另外一種狀態，因為小朋友其實很好動，會很好奇你什麼時候才會去拍他，我需要等個一兩分鐘讓他全部靜下來，才能把那種比較沒表情的樣貌記錄下來。所以**我在拍攝過程中發現閉上眼睛後，你周遭的場域包括溫度，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如同燦政說的，就算我們覺得沒有聲音，其實還是有，像我們在睡覺前，特別是失眠、你很專注想事情的時候，耳朵其實會變得特別敏感。

若要我說覺得應該要如何看待這個影像的話，首先，照片中的人其實處於一個都看不到自己的狀態，無論我們在生活中或是被拍攝者的角色，影像對我而言是被攝者與我—攝影者之間交互關係的一種定義；另外，整個畢業紀念冊完成後，其實有種**透過閉眼的動作，讓人重新去思考學校的體制問題，甚至是整個學校建築空間所乘載的內容**，如果沒有特別去思考，其實我們都很習慣在制服、每個既定規則、時間上等等的制約，雖然只是輕輕的閉上眼睛，但在我看來是有種反體制的概念，當然其中所提供的想像空間也會因人而異。謝謝。

●**提問二：**

請問吳燦政，您是如何決定或選擇錄音的地點、時間，以及聲音給你的感受？

●**吳燦政：**

我試過整天 24 小時錄音，那實在是很累，但有機會的話建議大家可以去體驗看看，一整天待在通一個地方去感受聲音的變化，那真是超級棒、很爽的事！你會知道這個城市在呼吸，很清楚意識到空氣的好壞，最棒的事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空氣打在身上的感覺，願意的話可以隨便找個公園坐著，第一個動作就是放空，慢慢坐到 24 小時。

所以我的選擇其實很簡單，除非我有特地去某個地方，不然就會一直邊走邊錄，再依照斷點來編輯。我曾經搭高鐵時因為睡著了就一直不停的錄。但同時我也在等待這個地方的某個時機以及新的事件出現，比如說我坐在一個公園，我會先排除我對這個公園的任何想像與看法。而我通常到陌生的地方也不看地圖的，只看太陽的方向判別我大概在哪裡，只要記得往東或往西就不怕迷路，也因此我常常去到很多人都不曾去過的地方，一旦**感受到某處給了我特別的感覺、奇怪的頻率**



或沒見過的景觀，我都會停下來錄音。

至於在編輯聲音的選擇上，通常會挑一些比較有趣的，或讓人體會到不同情境的**存在感**，如果這地方實在太無聊，我坐了半個小時後覺得雖不算安靜，但沒有人有活動的感覺，也就是聽不到空氣在震動，因為人的移動會加快各種訊息的傳遞。所以我說台灣的摩托車太多了就會產生影響，大家出國沒看到這麼多機車的時候總會說國外很美好、很漂亮，但有沒有想過是什麼讓你覺得漂亮？首先路很平，再來就是摩托車很少，所以**基本上你會專心用視覺去體驗某個地方時，是因為你少了某些訊息。**

我可能在選擇時什麼都不想，發呆、清自己的耳朵，之後到下一個地點時就會自動發現新大陸，通常做音景的人會把它拿去做音樂的素材、音效庫，我的動作會**是先記錄，再來發現某些空間或物件的聲音中可以有與眾不同的存在。**不過這些都是小細節，我在做這個計畫的前提主要是**放掉先人為主的觀念**，先不要對這個地方有任何評價，再來就是**重複到訪**，像我因為住在台北市，就會一直錄台北各處的聲音。以前我只要上捷運就會開始一直錄，是有打算錄好以後寫報告提交到捷運局，告訴他們聲音的設計完全錯誤以及該怎麼做，我也知道可能有政府的工作人員有聽過我的演講，我曾說過捷運的廣播聲音根本排在錯的位置，我們捷運行駛途中一定會突然「碰」很大一聲，這時候的廣播根本聽不到，所以是無效的聲音。

以前有一個公務員在演講中聽了我的想法後來告訴我，**捷運的聲音是一種控制論**，因為國外的地鐵不一定是這樣的設計，譬如說可能完全沒有警示音告訴你車要來了，德國慕尼黑就是這樣子，車來了會嚇一跳，但沒有人會因此不去小心注意。藝術家姚大鈞曾經形容台北捷運的警示音像趕著去殺豬，實在很糟糕，當然若換個角度想不要這麼苛責，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聲音設計另一個因素來自空調設備，因為台灣天氣很熱必須配備空調，也因此加重聲音的噪音程度，台北市人的匯集流量這麼大，相對的警示音會很尖銳。

再來就是台北捷運的廣播喇叭太爛，我在錄日本的地鐵聲音就納悶為什麼這麼漂亮，但我永遠錄不到我們的廣播系統能有這種效果。我也錄到不同年齡層的人在播報廣播，一下是年輕女生，一下又是有點年紀的女人，這其實很重要，尤其當我發現年輕人講話的語術已經在變化，這些聲音會失去說服力。如果把語術或語調的感受問題回過頭到電視新聞的播報來談，就可以想像了，**如果都講太快、太冷漠，相對會使聽者失去信賴感。**像我現在講這麼快，是因為時間到了該結束了，大家想到的是聽完我們說這些話後就要離開了，所以狀態都已經放鬆了想趕快結束，如果我還用著慢慢的語調繼續講下去，你們大概也會越來越不爽。所以這就是聲音的力量，就這麼簡單。

●王：

哈哈謝謝燦政！雖然剛才燦政已經幫我們做了 ending，但在結束之前我還是想再向大家說，如果你們今天晚上想要做個不同的夢，請上三位藝術家的網站或網頁逛逛，不管是選擇做不同聲音的夢、一個海浪的夢、一個城市記憶的夢、家族記憶的夢，建議大家可以再多看看三位藝術家的作品。時間也晚了，祝大家有個美好的、特殊的夢境。謝謝維政、謝謝尚霖、謝謝燦政，也謝謝大家！